中原文化研究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殷 商 之“皇”

杜金鹏

摘　要:我国史前时期所崇拜的“祖神”形象,为头戴羽冠、半人半兽或半人半鸟之状。人们将其雕刻于各种玉制礼器上,赋予这些礼器以神圣地位;或直接用玉石雕刻成神像,置于冠顶,以此显示拥有者的权威性。这便是最初的“皇”之形象和观念。殷商时期继承了此前的传统观念,崇尚以羽翎为饰的羽冠,并将之用作祖先神之冠冕。戴有羽冠的玉雕神像,常常作为贵族们的冠徽或佩饰;当时贵妇间还流行模仿羽冠的笄冠。商代甲骨文、金文“皇”字,乃羽冠之象形,本义指用羽翎装饰的冠冕,引申为威仪壮美。卜辞中常用作人名或方国名,也借为“彷徨”之徨。铜器铭文见有用其本义者。商代有凤字,但尚无“凤凰”观念,凤、凰分属不同事物用字。但皇与凤密切关联,并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匪浅。

关键词:殷商;“皇”字;皇冠;皇源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6-0024-08

殷商之“皇”,其最初的形象和观念来源于史前时期崇拜的“祖神”形象,为头戴羽冠、半人半兽或半人半鸟之状。商代承袭传统观念,崇尚以羽翎为饰的羽冠,并将之用作祖先神之冠冕。商代甲骨文、金文中的“皇”字,正是羽冠之象形。“皇”与“凤”密切关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一、殷商皇字

在殷墟卜辞中,有“皇”字[①](图1,文中所有图片参见封三附图):

①“辛丑卜,争贞曰:方凡于土……其(敦),允其敦。四月。”(《合集》[②]6354正)

②“……争贞曰:方凡于土……敦,允其敦。四月。”(《英藏》543)

③“……曰:……凡……其敦……”(《合集》6355)

④“……贞……。”(《怀特》816)

⑤“贞,我捍。”(《合集》6913)

⑥“□□[卜],㱿贞[以]……”;“□□卜,㱿贞以……”(《合集》9074正)

⑦“壬子卜,王令雀伐畀。十月。”(《合集》6960)

⑧“……[雀]伐畀。”(《合集》6961)

上引①—③辞之“凡”,有学者认为“应读作‘彷徨’或‘徘徊’”[③],可从。④⑥之“”,有学者认为均系方国名,①之“”“亦当为方国名”[④]。⑤之“”、⑦⑧“从耳从,所会意不明,疑用为人名”[⑤]。

殷商青铜器铭文中也见有“皇”字(图2),简体者如甲骨文皇字(《集成》10670、11724)[⑥],也有增从“王”字者,如江西遂川泉江镇洪门村出土殷商晚期铜卣,器盖有铭文“亚寰皇”,器腹铭

收稿日期:2022-12-15

作者简介:杜金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文为“亚㠱皇旂”⑦,“亚㠱”为族徽。其皇字从□从王,与西周金文皇字相同。有学者考证说旂字假借为祈,“皇祈二字乃含有以皇舞祭祀赣水之神,祈求赣水之神降雨解旱之意”[1]。若是,则此“皇”用为“皇舞”之皇,义近本义。

关于皇字的释读,学者研究角度和结论各不相同。其中,释皇为冠冕象形说,最为可取。

饶宗颐认为:“按□即金文皇字之上体,从日有光芒状。他辞所见,有从耳者。”该字“殆即㝬字……于此辞乃方国名,与𢀛方为邻,可能即朔。”王献唐认为该字“象火把植立,上作烛光射出火焰者也。……从□会意,其为火把”。许进雄云:“□,与金文皇字绝似,当是皇字无疑。”[2]3442 20世纪20年代汪荣宝作《释皇》,说:“皇乃舜时宗庙之冠。……古文皇字即象其形,□象冠卷,□象冠饰,土象其架。”“余考古文‘弁’作□,上形作□与古文皇上形极似,明其同出一源,则皇之训冕正其本义。”⑧刘钊认为:“卜辞皇字作‘□’,本象冠冕之形,《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即用其本义。金文作‘□’,后加王声作‘□’、‘□’。”[2]3442 单周尧《说皇》一文也持皇字上半部象羽冠说⑨。

徐中舒认为“皇象王著冕形”,并以武梁祠周公辅成王图为例,开创了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解析皇字之先河⑩。郭沫若指出:“我意画羽饰之冕亦是后起之事,古人当即插羽于头上而谓之皇。原始民族之酋长头饰亦多如此。故于此可得皇字之初义,即是有羽饰的王冠。”“皇字的本义原为插有五采羽的王冠,其特征在有五彩羽,故五彩羽即谓之皇。”[3]李学勤也认为:“原始的‘皇’或许就是一种用羽毛装饰的冠。”[4]任式楠发现:“良渚文化的玉三叉形冠饰及其附件,与‘皇’义形对照,正相暗合,可说是中国最初的皇冠。”[5]

1994年笔者在拙稿《说皇》中认为:“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以羽毛为饰的冠冕,在中国古代曾是身份与地位的标志,与古文皇字有比较明显的源流关系。”[6]55 以前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常可见到图案化了的所谓“兽面纹”,与甲骨文、金文皇字的上部貌似义同。“可与皇字联系起来的神灵形象,均表现在统治者使用的礼器上。这些贵族所崇拜的神灵,应即当时的最高神祇(大概是始祖神),冠冕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因此,皇字的本义是以鸟羽为饰的皇王冠冕,喻指神界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6]61

释皇为冠冕,是汉代学者即已提出的见解。

《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氏注:“玄,冕属也。画羽饰焉。凡冕属,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闻。”孔疏:“正义曰:以皇与下冕相对,故为冕属。按《周礼》有设皇邸,又云有皇舞,皆为凤凰之字。凤羽五彩,故云画羽饰之。”[7]

《周礼·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郑玄注:“郑司农云:‘皇,羽覆上;邸,后版也。’玄谓后版屏风与染羽象凤皇羽色以为之。”贾公彦疏:“案设皇邸者,邸谓以版为屏风,又以凤皇羽饰之,此谓王坐所置也。……司农云‘皇,羽覆上’者,见经皇是凤凰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8]1456

《周礼·春官·乐师》:“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故书皇作䍿。郑司农云:……皇舞者,以羽冒(帽)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皇,杂五彩羽如凤皇色。”[8]1731

《说文》:“䍿,乐舞,以羽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9]250

综上,皇为冠冕属,其上有羽饰,其羽为凤凰彩羽。皇字本义指冠冕,象形,引申为威仪壮美,义近煌字。䍿乃皇字之别体。商代皇字,其主体正象羽冠状,即圆形冠上插有羽饰。羽冠下一竖(或增枝饰),应表冠架。金文从王,并非纯为声符,实为意符,表王所独有。卜辞中皇字,一般用作人名或方国名,尚未见有用其本义者。但商代确有此类羽冠,或类似冠冕。

二、殷商皇冠

在殷商时期墓葬中,曾经发现多例与冠冕有关的遗迹遗物,它们很可能与“皇”相关。

(一)羽冠玉人像

1.殷墟小屯M331

在棺内中部,出土一组玉石器,应该是一个“首饰匣”之遗存。内中有一件人首状玉冠饰,

头戴平顶冠，冠侧饰有网格纹；冠顶有高耸的羽毛状饰，耳后亦有羽状饰，应该是冠之侧后装饰物；器高8.5厘米[11]（图3）。

2.殷墟侯家庄M1550第40号殉葬坑

该殉葬坑位于M1550号大墓墓圹东北部，作南北向长方形，长2.2米、宽0.55米，坑中有殉葬人2个。其中一人胸前佩玉璧、玉珠，一人胸前佩玉璜、玉人和玉鱼。玉人作蹲坐式，手举胸前，头戴高冠，冠之前面和顶面雕有扉棱，后部有装饰如弯角状[12]（图4）。

3.殷墟小屯M5

殷墟妇好墓出土4件玉雕人像，著高冠，拱手跽坐状。

标本518，足下有短榫，榫上有销孔，高11.5厘米；标本470，足下有短榫，臀部有穿孔，高9.2厘米；标本357，足下有短榫，高5.3厘米；标本987，眉目衣纹等尚未雕刻，足下有短榫，榫上有销孔[13]（图5）。从其有榫、有销孔可以看出，这4件玉人都是竖立着嵌在某种物体上，因该墓发掘时地下水位较高，棺内文物（尤其是小件文物）的具体位置和组合关系不得而知。因此，它们究竟安嵌在什么物体上已不明晰。玉人皆著高冠，冠形有标本518、987之锥筒冠，冠上饰凸齿；有标本357之“孔明冠”；有标本470之羽翅形冠。其共同特点为高冠用羽毛为饰。妇好墓出土多件玉鸟（如388、598、352、467号标本），羽冠高耸，其冠状与前述玉人之冠基本相同（图6），可证玉人之冠皆乃羽冠。

妇好墓出土的371号圆雕玉人像（图7），抚膝而坐，长发为辫盘于头顶，头著冠，冠为一宽带头箍，其前部为圆筒状冠额，雕刻之字纹、鱼骨纹，象编织、缝合状；头顶发丝间有牛鼻孔和小孔洞，可能是固定发顶羽饰之用[14]。联系到上述470号玉人的羽冠、M331玉人所戴羽冠，不排除此玉人戴有组合式羽冠（冠顶插羽翎）的可能性。

4.其他商墓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一件羽冠人物（图8左），正面像，高羽冠，有圆筒状冠座，其上装饰的羽毛高耸飘逸。该玉人佩耳环，有獠牙，与殷墟玉人显然有别[15]。济南大辛庄M141号商墓出土玉雕人头像（图8右），头戴羽冠，有冠翼，佩耳环，露獠牙，颇似龙山文化同类玉人，应系史前遗玉[16]。上述两件玉人虽然可能早于商代，但显然与商代羽冠玉人有传承关系。

综上，这些头戴羽冠的玉雕人头像，多数插嵌在某种物体上——很可能插在冠上，为冠徽，少数是佩玉。

（二）笄冠遗存

殷商时期部分贵族墓中，发现有以笄为饰的冠，石璋如以其“系在冠上插许多各种的笄，其形式如同孔雀开屏的样子”，故称之为“雀屏冠”[17]。笔者则因其冠以笄构形，称之为“笄冠”。

1.小屯M331

这是一座位于殷墟宫殿区丙组建筑基址北侧的中型墓葬，一棺一椁，在墓主人头前，放置有一组玉石器，包括鹰饰玉笄1枝、玉鱼17条、绿松石珠181粒。玉笄为白玉，笄杆作圆锥体，中部偏下有一道凸棱，下端渐细出笄尖，上部雕作雄鹰蹲立状。长12.1厘米、胸径1.6厘米，重50.7克。玉鱼嘴部有穿孔，长度可分二种，长者7—10厘米，短者4—7厘米。其中一鱼上刻有“大示它”3字，与其他玉鱼似不连缀。绿松石珠皆呈长圆形，有大、中、小三型，长度分别约在11—16厘米、8—10厘米、5—7厘米之间。据发掘者观察分析，这组玉石器似是一顶冠帽之组成部分，其帽形作圆锥体状，上面装饰绿松石珠，中间顶部竖立玉笄，帽檐坠饰玉鱼。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从。其冠帽可能是皮质类有机质，已朽尽，不排除还有羽毛等装饰。石璋如曾经做过实验考古，认为这组玉石器组合起来“可以造成了一个很美丽的头冠”[18]。

在棺内中部，出土另一组玉石器，共有玉雕冠饰1件、玉笄首1件、鹰鸟首石笄2件、玉鱼11件、箸形石笄24件。玉冠饰（羽冠玉人）前文已述。玉笄首雕作鹰鸟状，有榫眼可安装笄杆。鹰鸟首石笄的笄首外形似羽毛状，雕刻有眼睛，整体作勾喙鹰状。从发掘现场看，这应该是一个“首饰匣”之遗存，里面的玉石首饰，也可以装配成笄冠[19]。

2.侯家庄M1550第49号殉葬坑

该殉葬坑位于M1550墓圹东北部，作南北向长方形，长2.2米、宽0.55米，死者头南足北。在墓主人头前，有一丛排列整齐的骨笄，呈左右

13排、上下分8个层次，整体看很像孔雀开屏的样子，数量达百余枝。骨笄型式有多种，有笄帽作鸟首状、形体较小者，有笄帽作兽面形、形体较大且雕制精美者，有笄帽作鸟形且雕出羽翅者，有笄帽作“卧鸡形”者。在人头骨正上方，横置一根玉笄（残长11.3厘米），笄尖不远处有用绿松石片粘贴而成的圆形器。（图9）

梁思永说“殉葬者为一贵妇”，骨笄排列方式“上张下敛，插成孔雀尾式，全形颇似后代婚嫁时新妇所戴之凤冠”。玉笄较重，非“单纯之发髻所能支持”，应该是有冠冕巾带加持。石璋如说骨笄不可能完全是插在发髻上，骨笄所附着之物，或是一顶圆筒状高帽，或是一种架子（冠），后者可能性更大。他观察到，最上层一排骨笄，笄帽纹饰为羽毛状，“可能为模仿羽冠而来”⑳。梁、石两位发掘亲历者的分析是可取的。

3. 小屯M5

该墓椁顶夯土中埋有一个木匣，长约0.6米、宽约0.4米、高约0.25米。匣内盛放450枝骨笄和3件象牙杯。骨笄的放置很有规律，最上层是凤鸟笄（指笄首作凤鸟状。发掘者认为是夔形。发掘者将该墓骨笄分作7式，此为Ⅰ式，35件），旁边为3件象牙杯；第二层主要是鸟头笄（笄首作鸟头状，Ⅱ式，334件）；第三层主要是梯牌笄（笄首呈梯形扁牌状，Ⅳ式，74件）。另外还有蘑菇帽笄（笄首作蘑菇状，Ⅲ式，49件）、鸡头笄（笄首雕作鸡头状，Ⅴ式，2件）、钉帽笄（笄首作钉帽状，Ⅵ式，2件）、方斗笄（笄首用孔雀石或兽骨制成，作方斗状，上嵌绿松石片，Ⅶ式，3件）。这应该也是个“首饰匣”。匣外也有一堆器物，包括铜镜3面、骨笄49枝、小玉器多件、陶埙2件以及贝、螺等㉑。在棺内北端，发现28枝玉笄，放置方式不明。Ⅰ式，鹰头笄2枝，笄首雕作勾喙鹰头状，通长17厘米；Ⅱ式，配帽笄7枝，笄首为短榫，须另外配置笄帽，长8—16厘米；Ⅲ式，平顶笄19枝，无笄帽，一般长12—19厘米㉒。显然，这28枝玉笄，足以装配一顶笄冠，其规格远高于“首饰匣”内骨笄冠。

4. 小屯M18

小屯M18，墓圹长4.6米、宽2.3米，一棺一椁，死者年龄约35—40岁，“下颌骨较窄，近似女性”。在墓主人头前棺外，放置骨笄25枝、玉笄2枝。骨笄呈扇面形分布，范围约长50厘米、宽26厘米，它们排列整齐有序，笄尾冲向墓主人头部，笄首呈放射状外指。“显然是帽冠压扁后所形成。”[10]493 玉笄一件在骨笄丛之中部，一件在西侧。“推测这些骨笄与玉笄都是插在冠上的。大概因冠太高，棺内容不下，因而放在棺外墓主人头前。”[10]494 发掘者的上述推断应该是正确的，即这个考古遗存，是死者生前所戴冠冕之遗存。

骨笄的笄杆均作圆柱状，笄首有三种型式。一式13件，为宽羽鸟兽状，上部为三角形鸟羽状，两侧雕扉棱；下部是鸟兽头，臣字目，张口叼笄杆。二式10件，笄首雕作小鸟状。三式2件，笄首为凹腰短柱状。从发表的图中可以看出，一式笄的排列呈扇面状，是冠上主体饰件。二式笄的分布从图上看不清楚，应该也是冠上主要饰件。三式笄的笄首有凹槽，便于系连坠饰，大概是冠上“步摇”类插件，以在冠侧为佳。至于2件玉笄，应作挽发、定冠之用㉓。（图10）

殷墟所见笄冠，冠上安插若干玉笄或骨笄，其外形作孔雀开屏状，蔚为壮观。笄首常见型式即雕作羽翅状实乃鹰鸟形。有的玉笄直接雕作立鹰形——如妇好墓玉笄。这种设计透露出的信息是，笄冠其实是羽冠的翻版，即利用笄杆、笄帽之鹰鸟元素，彰显该冠与羽冠的亲缘关系。

从现有资料看，笄冠的主人一般都是女性贵族。小屯M5墓主是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小屯M18随葬铜器有“子渔”铭文，“子”为地位仅次于王的王室贵族，即便墓主人未必是“子渔”也一定与“子渔”关系密切；侯家庄M1550第49号殉葬坑埋葬的也是商王身边的“贵妇”；M331主人性别不明，该墓位于宫殿区内、“社坛”北侧，随葬品十分丰富，可知墓主人社会地位显赫。

综上所述，殷商时期存在一种用羽翎为饰的“羽冠”，用作“祖先神”冠冕。商王可能也戴相同冠冕。戴有羽冠的玉雕神像，常常作为贵族们的冠徽（或佩饰），受羽冠影响，产生了模仿羽冠的笄冠，成为贵妇们的挚爱。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在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K2②:149、150，“头戴花状高冠，冠顶中间似盛开的花形，两侧似叶”[11]。细审之，所谓“叶”就是殷墟常见的鹰鸟笄（如妇

好墓Ⅰ式玉笄、骨笄），因此该冠似乎也是一种“笄冠”。最近在三星堆三号坑新出土的顶尊青铜人像，其冠与之类似[24]。

在梳理了商代羽冠或笄冠的考古发现后，对于殷商“皇”字，本象羽冠（包括笄冠）状，就更不难理解了。金文“皇”字从王，也指明“皇”为王之专属品。

三、皇之源

殷商之“皇”——羽冠或笄冠，包括皇王概念，其源头可上溯到龙山时代。

殷商羽冠玉人作为一种具有神灵崇拜意义的佩饰，与龙山时代玉器上常见的“鸟兽神徽”显然具有传承关系。

山东两城镇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玉圭，圭首两面分别雕刻高冠神徽，一作兽面、一作鸟面[25]（图11.1）。上海博物馆藏龙山文化玉刀（圭），两面皆雕刻高冠鸟面神徽、羽冠人面神像，所雕神徽皆作兽面、鸟面（或雄鹰），神徽成对，著高冠[26]（图1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件龙山文化玉圭，圭首亦雕刻高冠神徽，一圭两面分别为獠牙人面、宽喙鸟面（图11.3），一圭两面分别为雄鹰蹲立正面像、大羽冠鹰鸟正面头像[27]（图11.4）。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神徽图像，作人与鸟兽复合体，头戴宽大羽冠[28]（图12）。凡此皆可视为“皇”之祖源。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寺文化玉神像（图13上左）[29]、湖北钟祥六合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神像（图13上右）[30]、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玉神像（图13下）[31]，皆头戴高冠，亦当系皇之先驱。

可见，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迄于商代，均流行崇拜头戴羽冠、半人半鸟兽的“祖神”，人王便也模仿“神”的打扮，头戴羽冠——将玉雕羽冠神像置于冠顶，以示正统，以壮声威。

把崇拜对象的徽像，置于玉笄上，安插在冠上或发髻上面，直可上溯至龙山时代。

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M202，是海岱地区迄今所见的大型龙山文化墓葬之一，棺椁俱备，随葬大量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应是“王”级墓葬[32]。在墓主人头侧，发现一件“玉冠饰”和一件“玉簪”。“玉冠饰”实即玉笄首，笄杆（M202:1）为细长的圆锥体，饰有几组竹节凸饰，顶端雕出榫口，可纳笄帽，笄杆长15.2厘米；笄首（M202:2）雕成蝶状，实为羽冠神徽，其镂空中镶嵌绿松石片[33]（图14）。“玉簪”（M202:3），笄杆截面呈椭圆形，中段浮雕有一个人面，笄首雕作螺形，螺口、螺背各有浮雕人面，笄首顶端为凹腰短柱，应是系连坠饰处（图15）。据报道，在冠饰周围发现有凌乱的红色彩绘，还有很多碎小的方形、长方形、三角形绿松石片。推测应该是墓主人冠帽遗存，其冠可能由皮革、纺织品等有机物构成，以绿松石片和彩画为饰。玉簪（笄）为挽发、定冠之物，而“冠饰”则是安插在冠上的徽标。如果配上五彩的羽翎，这是一顶何等绚丽、威武的王冠[34]！

在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肖家屋脊文化墓葬M14中出土的玉笄上面，配置有透雕的玉龙、玉凤，凤作华冠长尾展翅状，龙为高冠团身状[35]（图16）。龙凤的突出特征，也在于其华美、威武的高冠。

四、凤、皇之联

《诗经·大雅·卷阿》曰：“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毛传云：“凤皇，灵鸟，仁瑞也。雄曰凤雌曰皇。”郑笺曰：“凤皇往飞，翙翙然，亦与众鸟集于所止，众鸟慕凤皇而来。喻贤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12]此诗为周初召康劝诫成王求贤良用吉士，以鸟喻人。凤皇为瑞鸟，贤良之象。

《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孔传云：“雄曰凤，雌曰皇，灵鸟也。”[13]

《说文》云：“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9]263

周代以来即有凤凰之说。据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商代并无“凤凰”之概念，但确实有凤、皇二字。

甲骨文“凤”字，象长尾高冠鸟状，有站立状者，有飞翔状者，为象形字。又有旁从者，乃声符，转为形声字。字头之、，或省作、，为鸟冠之形；字尾即凤尾，拖长飘逸，又常

见状缀饰，翎羽花纹也。(图17)

殷商青铜器铭文也见有“凤”字，其写法与甲骨文凤字相同。

张秉权指出：“甲骨文中的凤字，都被借为风字，从来没有当做凤凰之凤讲的。”[2]1710 姚孝遂亦谓甲骨文凤字本象凤鸟之形，但未曾当作凤鸟之凤字用，只是用作风雨之风，有时也用作人名[2]1712。郭沫若则认为殷人以风“为伊尹之配”。又说“凤又称帝史”，即凤为天帝之使臣。并引《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中有风夷，谓“此风方当即风夷矣”[2]1707-1708。

确实，卜辞有东西南北四方之风名(《合集》14295)，风有大风、小风、骤风之别(《合集》30225、28972、13359等)，有“宁风”之祷(《合集》33077、34137等)，祈祷“宁风”的对象有“社”、有伊奭(《合集》32301、34151)。卜辞有“无风昜日”(《合集》7371、7396)谓无风晴天，“有风”“无风”(《合集》13356、13357)之“风”字添加四点表示雨点，强调此“风”为风雨之风而非凤鸟之凤。卜辞常见风雨关联，如“其宁风雨”(《屯南》2772)，“其宁风于方有雨”(《合集》30260)，“帝凤不用雨”(《合集》34150)。有辞曰“王往田，湄日，不遘大风。大吉”(《合集》29234)，辞曰王在湄日田猎，不会遭遇大风，吉利。

商时凤曾作为人名，如“凤入十”“凤入百”(《合集》9246、9245)，记录名叫“凤”的人进献甲骨情况。“乙丑卜，允贞，令泅暨凤以朿聿比亩载事，七月”(《合集》5452)，其凤亦当为人名。

卜辞中有个别辞条疑似将“凤”用作本意者：“□酉卜，王贞……卜巫羚三……凤一……”(《合集》5659)羚或为羊之讹。凤与羊并提，当为动物名词。“甲寅卜，呼鸣网雉，获？丙辰，凤获五。”(《合集》10514)辞意为：甲寅日王卜问，令鸣用网捕雉(字作，长尾鸟，与凤形似)，能否有收获？结果是丙辰日捕获五只凤鸟。由此可知，所谓凤实即雉鸟之类。

尽管卜辞中极少见作为本义使用的“凤”，但凤字却绝非凭空想象出来的，应有实物所本。

殷墟妇好墓出土有一件玉凤，高冠，长尾，身形修长，体态飘逸，形若孔雀(图18)。尽管它可能是前代遗物，但商人确应见过类似鸟类㊱。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彝器上，装饰有凤鸟纹，分别见于方鼎、方彝、甗、偶方彝等㊲，其特征为钩喙、圆目、长尾。其中尤以偶方彝(M5:791)凤鸟纹最生动形象。该墓还出土一对青铜鸟形尊(M55:784、785)，即著名的“鸮尊”，钩喙，扁目，头顶有两冠形如弯角，双翅贴身，垂尾支地，呈前视站立状。器盖配置了小鸟、小龙作捉手。鋬下饰鸮纹，短喙，圆目，作展翅飞翔状。该尊造型秀丽而威严，花纹繁缛而肃穆㊳(图19右)。殷墟侯家庄M1885出土一件鸟形尊，形状与妇好尊类似，但腹背均有扉棱，后部无鸮纹。器盖缺失㊴(图19左)。铜尊的形象与凤鸟纹非常相像，至于其喙部卷勾、尾羽毛较短，与凤鸟纹有别，应是器物造型要求所致。显而易见，甲骨文之“凤”字，与青铜器凤鸟纹多所一致，二者应该皆脱胎于现实生活中的禽鸟——很可能是雉，甚至孔雀。

有学者曾以殷商王都不可能有孔雀而否定“凤”为孔雀说，其实，由卜辞已明所谓“凤”实属“雉”类，现在北方依然可见的锦鸡便是雉属。何况，殷墟出土有东海、南海蚌贝和西域玉石㊵，从南方进贡到商都的珍物中包括孔雀，亦难排除。

可见，殷商时期凤与皇，明显是不同事物之用字，当时绝无“凤凰”之概念。但皇又确实与凤密切相关。皇与凤的关系，不仅在于皇冠本即以凤鸟之翎羽为饰，更体现在形状也是模仿凤鸟之羽冠，甚至其字形也是取材于凤鸟之冠形、凤鸟之尾羽花斑。

商代的皇冠，对后世帝后之冠影响至深。有图像资料可证宋代皇后之冠冕为凤冠，其主要特征是以龙凤为饰，有博带(博鬓)。而出土文物中的凤冠，以明定陵孝端、孝靖皇后凤冠最为华丽。然而有趣的是，商代集纳凤鸟元素的贵妇冠叫作皇，后世以龙凤为饰的贵妇冠却称作凤冠，何以如此？

中国的龙凤文化源自史前时代，是上层社会的象征。殷墟妇好墓青铜器偶方彝上面，便同时饰有龙、凤纹。后来龙凤演变为帝、后之物象，凤冠成为皇后冠冕之专称，皇冠之名却被帝冠所夺。其中缘由，大概主要在于“皇”之概念的转变。按：商之“皇”，下部所从竖画表冠架(类似近代所谓“帽筒”)，皇字指用鸟羽和雕饰鸟羽纹之铜、骨笄组成的贵妇冠。至周代皇字

演变为下从王(商末已现端倪),便与帝王结缘。故《尔雅·释诂》云:“皇,君也。”秦王朝立国,君号始皇,皇从此成为帝王专称。

结 语

关于商代皇字的解析,学者此前一般皆从古文字学角度,结合周代以来文献,以形释义,未曾关注商代皇字与商代文物之间的关联,因此总有不够到位之憾。本文将商代甲骨文、金文皇字,与商代出土文物相联系,就皇字之形义进行探讨。并就其思想观念和实物,上溯其源到龙山时代,下探其流至汉代,从方法论角度说是一个进步。

我国史前时期,普遍崇拜与族源有关的“祖神”之形象,其为头戴羽冠、半人半兽或半人半鸟之状。人们将其雕刻于各种玉制礼器上,赋予这些礼器以神圣地位;或直接用玉石雕刻成神像,置于冠顶,以此显示拥有者的权威性。或于彼时,便已产生了“皇”之观念——带领本族创始文明、受人崇敬的远祖,其标志性服饰便是头上所戴的威仪无比的大羽冠。

殷商时期继承了此前的传统观念,崇尚以羽翎为饰的羽冠,将其用作祖先神之冠冕。戴有羽冠的玉雕神像,常常作为贵族们的冠徽或佩饰,当时贵妇间还流行形似羽冠的笄冠,实为羽冠的模仿者。

商代甲骨文、金文“皇”字,乃羽冠象形,本义指用凤羽装饰的冠冕,引申为威仪壮美。卜辞中常用作人名或方国名,也借为“彷徨”之徨。铜器铭文见有用其本义者。商代虽有凤字,但尚无“凤凰”观念,凤、凰分属不同事物用字。但皇与凤,实有关联,并对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文化影响匪浅。

注释

①本文所用殷墟甲骨文摹本,分别采自刘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②本文引用甲骨文资料,书名皆用简称。《合集》,指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屯南》,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1983年版;《英藏》,指李学勤等:《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怀特》,指许进雄:《怀特氏等所藏甲骨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9年版。③刘钊观点。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以下简称《诂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42页。以下引文如已见于该书摘录者,为节省文字皆只标注《诂林》页码,不一一注明原始出处。④《诂林》姚孝遂按语,第3442–3443页。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4页。⑥本文使用的商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⑦梁德光:《江西遂川出土一件商代铜卣》,《文物》1986年第5期。⑧汪宝荣:《释皇》,《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2号。⑨单周尧:《说皇》,《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77页。⑩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4分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版。⑪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丙区墓葬》上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第97–112页。有学者根据其阳凸纹等工艺特征判定其为史前遗物,恐非是。该墓出土带盖大理石簋的纹饰工艺,与之相同。⑫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版,第16–17页。⑬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151页。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⑯方辉:《远古神思——山东大学博物馆藏品精选》,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线图承山东大学王青教授提供,谨致谢忱。⑰⑱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8年版,第634页,639页。⑲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丙区墓葬》上册,第97–112页。⑳参见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版,第15页;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第25–26页。该殉葬墓在发掘过程中,本欲将人头骨和骨笄等整体提取进行室内清理,不料晚间遭盗扰,骨笄准确数量不明。梁思永估计说“骨笄为数众多,总在六七十枝以上”,但石璋如说应有百余枝。骨笄排列方式,梁说“约八九排”,石先生说纵8层、横13排。石先生为现场发掘人,文物采集和绘图者,笔者采其说。㉑㉒㊲㊳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注释㉑见第11页、208–212页,各式骨笄统计数包括匣内外骨笄。其他注释分别参见第174页,35、36、51页,55页,234页。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㉔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

《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㉕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㉖常素霞：《中国古代玉器图谱》，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图170。㉗邓淑萍：《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版，图版117、118。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㉚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㉛㉟长沙博物馆：《玉魂——中国古代玉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图版020-021，图版015。㉜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㉝有学者对该器进行了复原研究，恢复了其当时的漂亮图案。参见杨小博、赵国靖、王青：《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发现与研究综述》，载杜金鹏主编：《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㊱湖南孙家岗出土玉凤笄，其凤鸟形象与甲骨文凤字更为相像。㊴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版，图版伍玖。

参考文献

[1]袁进.亚窦皇卣铭文考释[J].江西文物，1991(1)：122.

[2]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J].考古学报，1962(1)：5.

[4]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J].文物，1987(12)：80.

[5]任式楠.任式楠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73.

[6]杜金鹏.说皇[J].文物，1994(7)：55-63.

[7]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2914-2915.

[8]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J].考古学报，1981(4)：491-518.

[1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9(5)：3.

[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178.

[13]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02.

Feather Crowns with Hairpin Accessories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Du Jinpeng

Abstract: The image of the revered “ancestral deity” in China's prehistoric period was characterized by a figure adorned with a feather crown, displaying a hybrid form of human and beast, or human and bird. These images were intricately carved onto various jade ceremonial objects, endowing them with a sacred status. Alternatively, jade figurines carved directly from jade were placed on the crown, demonstrating the owner's authority. This marked the image and early concept of “皇”. The Yin-Shang period inherited this traditional belief and placed great importance on feather crowns adorned with feathers and tail plumes of birds as the crowns of ancestral deity. Jade figurines wearing feather crowns were commonly used as symbols or ornaments by the nobility. Among noblewomen, there was a popular trend of imitating feather crowns with their crowns of hairpin accessories. The character “皇” in the oracle bone and bronzeware inscriptio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is a pictograph representing a feather crown. Its original meaning corresponds to a crown adorned with feathers, which later extended to signify grandeur and majesty. It was used in divination texts as personal names (or names of regional state) and also to convey the notion of “徨”of “彷徨” (wandering). Inscriptions on bronze artifacts demonstrat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is term. While the Shang Dynasty had a character of “凤”(“phoenix”), the concept of the “凤凰” (male and female phoenix) had not yet emerged, with “凤” and “凰” denoted by separate characters. However, “皇”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hoenix,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Yin-Shang; character “皇”; crowns with hairpin accessories;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皇”

[责任编辑/知　然]